**朝阳区高中名著阅读《论语》中的君子**

**拓展资料（相关研究文章）**

**《论孔子的君子观及其历史发展》（节选）**

作者：张茂泽

君子修养的本质内核是仁义道德

君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修养有内在联系。好学是修养的基础和入手路径，志向是修养的心理动力和引导，情怀、言行、交友是修养的人生社会平台，也是修养在人身心和社会各领域的表现。其内在联系的根本基础是人性及其修养，古人称之为仁义道德修养。好学要求从认识上觉悟之，志向是情意上爱好、追求之，至于情怀、言行、交友等修养要求，则是仁义道德修养在人心理、言行、社会关系上的自然表现，内外交养、礼法底线，及理性、反思省察原则，则是仁义道德修养分别在主体、方法和规范上的表现。

人皆欲得富贵、去贫贱，但孔子主张“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”(《里仁》)。孔子还发现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。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。”(《里仁》)怀，想念、追求。德，道德。刑，法律惩罚。道德、法律，都是调节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规范。小人怀惠怀土，只是求眼前小利，苟安务得，所得未必能令其“安”。君子怀德怀刑，则是要在守底线的基础上，更借助人性修养不断提高，让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；事情发展的结局或许并不如人意，但尽心尽力，仁爱众生，自能心安理得。

在孔子那里，道、德是人性的内核，表现为衡量得失利害的价值标准，它的实质内容就是仁、义。子曰：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(《里仁》)仁是君子的本质特征，仁爱是君子的主要情感。不仅在得失利害、取舍出处之间，而且即使在平常任何时候，在急遴苟且、颠沛流离的非常之际，也不“去仁”，绝不不仁。

孔子讨论君子与义(即应该、道义)的关系较多。面临诸多价值选择时，君子“义以为上”(《阳货》)，道义优先。这是因为君子“喻于义”(《里仁》)，君子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始终认识、觉悟、追求、实现道义，不只看见功利；君子急公好义，绝不以个人私利为衡量标准。对于天下滔滔者，君子无适、无莫，“义之与比”《里仁》)，以道义为人性修养的核心内容，出处去取、言行活动都围绕义进行。在人性修养中，君子“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”《卫灵公》)，道义修养是实质内容，而礼仪法度只是其表现形式。

儒家所谓仁义道德，其外延指人的本质属性，和我们今天通常理解的、源于古希腊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所谓伦理道德不完全相同。作为人的本性，它是至善的，也是真善美信用的统一，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也表现为人的无限潜力、现实能力。君子就是对仁义道德等人的本质属性有一定认识觉悟、有一定实践遵循的人。而日常生活修养、四大修养原则，都是这种本质属性得到确证和实现的体现。仅仅凭借这一点，君子就超越了那些心胸狭小、见识浅陋的平庸小人。

孔子以仁义道德人性论为基础，关注理想人格问题，建立起比较成型的君子理论框架，成为孔子人学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并构成后儒不断诠释君子人格的原典材料。

（见《学术界》2016年第12期）

 **《“君子”，中国人的人格理想》（节选）**

作者：余秋雨

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这个问题，既带有历史性、现实性，又带有理想性。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模式，是“君子”。

中国文化的人格模式还有不少，其中衍伸最广、重叠最多、渗透最密的，莫过于“君子”。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庞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

“君子”，终于成了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。世界上的民族，在集体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标识。除了利玛窦的“圣徒人格”和“绅士人格”外，还有“骑士人格”、“灵修人格”、“浪人人格”、“牛仔人格”等等。这些标识性的集体人格，互相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，很难通过学习和模仿全然融合。这是因为，所有的集体人格皆如荣格所说，各有自己的“故乡”。从神话开始，埋藏着一个遥远而深沉的梦，积淀成了一种潜意识、无意识的“原型”。

“君子”作为一种集体人格的雏形古已有之，却又经过儒家的选择、阐释、提升，结果就成了一种人格理想。儒家先是谦恭地维护了“君子”的人格原型，然后又鲜明地输入了自己的人格设计。这种在原型和设计之间的平衡，贴合了多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选择，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“独尊”的地位。

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喜欢用激烈的语气抨击中国人的集体人格，揭示丑恶的“国民性”。看似深刻，但与儒家一比，层次就低得多了。儒家大师如林，哪里会看不见集体人格的毛病？但是，从第一代儒学大师开始，就在淤泥中构建出了自己的理想设计。

这种理想设计一旦产生，中国文化的许许多多亮点都向那里滑动、集中、灌注、融合。“君子”两字包罗万象，非同小可。儒家学说的最简捷概括，即可称之为“君子之道”。甚至，中国文化的钥匙也在那里。

对中国文化而言，有了君子，什么都有了；没有君子，什么都徒劳。这也就是说，人格在文化上收纳一切，沉淀一切，预示一切。任何文化，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。最好的遗嘱，莫过于理想的预示。后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中国文化由儒家作了理想性的回答：做个君子。

做个君子，也就是做个最合格、最理想的中国人。我一直认为，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，是君子未死，人格未溃。中国文化的延续，是君子人格的延续；中国文化的刚健，是君子人格的刚健；中国文化的缺憾，是君子人格的缺憾；中国文化的更新，是君子人格的更新。

如果说，文化的最初踪影，是人的痕迹，那么，文化的最后结晶，是人的归属。

（见《政工学刊》2015年第2期）